



賴古堂別集印人傳卷之二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建延編次

書黃濟叔印譜前



黃濟叔經一字山松如臯人身長鬚不甚多風拂之輒飄飄多逸氣画高簡得倪黃遺意畱心篆籀之學故印章入神品予因方與三昆季得識君于福堂中蓋君偶同人姓字遂誤被收與三語予日子弟取名須極奇異者當免爲人累予曰不然當取極尋常者事發尚有濟叔一輩

頂代耳濟叔聞之大笑濟叔性岸异入白門惟
交杜茶邨紀懃叟數君他皆不妄造也在請室
一故人思見之予諷其往君曰不可以先往經
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予曰不妨通一字君又
曰亦欲投以書但戴笠之諛不可先于乘車遂
援筆而止予以是益重君子得君印章最多君
頗喜爲予作嘗與君札今備錄之僕沉湎于印
章者蓋三十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
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聲詩同宋元

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
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
元之習何主臣力能自振終未免太涉之擬議
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如陳涉之啟漢高其所
以推許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聰
明才智之士盡頽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勿論
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
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欵識
錄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

世雖時爲之歟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主臣
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
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極口詆竟
陵然欲其還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
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
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痛飲讀騷凜不敢變
亦斷有所不能故漳海諸君甘受人符籙之誚
毅然爲之久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
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

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
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歸
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耳寥
寥寰宇罕有合作數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
顧元方丘令和次則萬年少江皜臣程穆倩陶
石公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穆倩石公穆
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
吾濟叔乎濟叔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
能以變本增華爲此道之衰一燈繼秦漢而又

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又答濟叔云先生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云得之不孝之詩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画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者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哉第不孝微窺先生所作近來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有略异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

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亦未嘗漫然于中交相動而交相引于幻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自不能動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它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

爲然否予生還後濟叔訪予情話軒同坐卧者
月餘別去在延令季氏家方席間觀劇忽向衆
曰吾欲去矣遂呼其僕曰季公待我厚我實坐
脫無他病爲語家人毋疑季公也復拱手向諸
君曰便此等去亦大快人言歾見鬼神謬語耳
遂瞑目濟叔生平學佛去來明白如是真得大
解脫者沒後杜茶邨與予札云有久欲白先生
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
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于濬濬觀其書一正諸

家踏駁附會之陋洵爲許氏功臣今濟叔歿而
其嗣子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
書濬已西至東臯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
家之人旣力不能爲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
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笥中徒飽蠹魚又或僕婢
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于吾手罪
過不小踟躇而止茲惟濟叔旣嘗幸交門下荷
櫟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
之技贈以奇文以爲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

每酒酣則出以夸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泫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爲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歿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爲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濬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由是言之使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櫟園先生更誰望哉濬嘗竊伏歎先生古道獨行詎篤歿友如向

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濬言然濬又僅能言則亦能其所能爲者而已雖蛇足可也况此書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爲切用先生以斯文爲己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濟叔乎惟先生旦晚畱神則濟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爲不虛而士之剗心述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茶村之屬予如此濟叔

無子繼子愚魯不能畱心爲先人慎守遺書又
遷徙靡定子固無能蹤跡卽予在請室與君數
十札子君裝爲一冊予書其上曰毋忘今日急
以歸君而君亾矣遂畱予處每展視之未嘗不
淚涔涔下也每思爲君立傳而不果冠五曰卽
此可以傳濟叔矣遂不復別爲傳

書張大風印章前

張大風風上元人因自稱上元老人予旣載其
行立人讀書錄矣復錄其一二逸事于此大風

學道學佛三十年不茹葷血客有烹松江鱸魚
者因大噓曰此吾家季鷹所思安得不噉遂欣
然一飽從此肉食矣予被讒後大風画一人持
劍以手摩挲雙目注視之佩一葫蘆筆極奇古
題其上曰刀雖不利亦復不鈍暗地摩挲知有
極恨予感其意至今寶之大風作印章秀遠如
其人予得其二何省齋周古邨得之最多省齋
爲醉僕跌損古邨所得皆在好凍上破家後僅
存其一二今錄于後予曾語黃濟叔曰印章妙

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僕蓄老坑凍最夥亦復最善患難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卽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盡侏儒矣僕凍章無一存者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君苟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凍專力于市石以今觀之予語豈信然哉

書顧云美印章前

顧云美苓吳門人負奇癖自闢塔影園隱于虎丘側蕭條高寄俗客過輒趨避竹中以故客難就之君準甚頰而飲不能一蕉葉常語人曰事虛名視此準矣在白門屢過予恕老堂茗飲唱酬詩和婉有致行楷倣趙吳興最畱心漢隸凡漢碑皆能默數某闕某字某少前碑某失碑陰某贗某爲重摹其碑陰姓字皆能暗記予姻谷口鄭簠以此名世家多碑版云美儻一小菴近谷口家繙閱數日夕不倦其篤志如此作印

得文氏之傳予謂谷口今日作印者人自爲帝
然求先輩典型終當推顧苓谷口是予言君許
爲予做文氏作牙章十餘方具旣備而予難作
遂不果故予僅存其一二瞿稼軒一子十齡流
落于外人無有過而問之者君以夙誼收恤之
且妻以女名曰鏡字之曰端叔人以此多君行
誼云

書陳師黃印章前

陳師黃玉石自云平湖人或曰陳非其本姓亦
不籍平湖未能辨也質癯弱而氣好凌人嘗同
劉藥生在齊魯間登蓬萊閣使酒罵坐人不能
堪謀縛而投諸海登守某公解之師黃亦無所
悔謝予辛丑之秋遇于明聖湖上相與爲重七
夕之會師黃意氣猶自若工圖章不肯爲人作
顧予曰于公固無吝也刻章必深刻其底光滑
如鑑乃止嘗目工印章者曰爾輩持刀將用以
削人足指甲耶其傲慢自矜如是以故不爲同
人所容終以孱軀嘔血歾歾蓋不滿五十二云後

子過嘉禾知師黃本陸姓

書程孟長印章前

程孟長原一字六水新安人自何主臣繼文國博起而印章一道遂歸黃山久而黃山無印非無印也夫人而能爲印也又久之而黃山無主臣非無主臣也夫人而能爲主臣也予見摹主臣者數十家而獨推程孟長父子孟長負篆籀癖而尤醉心于主臣大索主臣篆滿篋笥潘藻生自白門茅次公自武林或購石或蒐譜又盡

以歸之孟長復檄四方好事郵寄共得五千有奇命其子元素樸選千餘力摹之合爲譜予得而覽之喟然歎曰孟長父子之于主臣可稱毫髮無餘憾矣使人如孟長父子吾又何憾于黃山之爲印者哉王弇州論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余于二程喜其得主臣之體而復得其意蓋予惟見其合矣沈啟南贗蹟滿天下晚來自收真蹟遂亦收得臨本吾恐起主臣于地

下得程氏父子作當復如啟南翁自收贖本也
吾不及見主臣得程氏父子當綏山一桃足自
豪矣孟長家吳興

書汪尹子圖章前

汪尹子關黃山人家婁東時其同里人詞客程
孟陽亦家膠城頗爲尹子延譽於四方以故其
手製甚爲時流所重子弘度亦以此名婁東張
彝令爲大司空容宇先生之子嗜印章鐫有學
山堂印譜予聞尹子亦學山堂客乃彝令于譜

中註曰弘度爲杲叔子杲叔素不解奏刀每潛
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尹子或晚年有
不合于彝令歟予不識尹子不得而知也尹子
舊名東陽字杲叔後得漢沙關印少自治之詔
人曰吾得漢汪關印合名關遂更今字云

書汪弘度印章前

汪弘度泓尹子子張彝令學山堂譜中言尹子
治印皆屬弘度捉刀尹子浪得名耳予初疑其
言然未免有所惑今觀弘度作乃知義獻大有

分別在誠如予所言彙令必有私憾于尹子故
譽子以抑其父耳吳人傳汪氏父子皆不羈而
弘度尤風流自命得錢不爲人奏刀必散之粉
黛散盡異復得錢始爲人作然作又隨手盡以
此有大小癡之號卽此可想見其曠達之致技
固不得不佳也

書顧筑公印譜前

顧筑公卣一字山臣武林人立品高迥不屑頰
從流俗作印恥雷同余最好之而苦無其一印

辛亥過湖上訪之則久歸道山矣索其手製則
一婺婦藏之或云其寡妻或云其外家婦女不
知印章爲何事恆悵快曰守此頑石胡爲者豐
非玉凶非穀守此頑石胡爲者自予往詢後婦
乃訶曰是頑石乃致周公問遂高其直一方動
至數金子笑謝之已而但命其印數方爲傳于
世初索三數錢已復悔曰非一星一方弗可得
予又笑謝之旣乃從他所得數方後又從曹秋
岳使君得數方雖無幾然亦足以傳筑公矣予

印人傳
意欲傳君故數訪之婦女昧此乃吝不以示恐
南陽劉子驥後無復有問津者筑公妙技勢將
永沒地下有知應因子一嘆

書江皜臣印譜前

工石章者予所見數十輩求其合古人之法而
能運以已意者尚百不得一至切玉則杳然絕
響矣近惟吳門周爾森以先父子以此名然臨
摹儘有可觀一自篆便不堪寓目以其不知篆
籀也卽臨摹亦率皆沙礮無能切玉其他號能

切玉者亦皆倩爾森輩開其眉目然後施以刀
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實不及礮者之工矣獨
皜臣則真能切玉者予初聞其人于曹秋岳知
其常在嘉禾過嘉禾訪之則久入閩中矣幸備
員于閩大索之黃東厓閣學始以其人來而陶
石公隨之至因得盡窺其所學而爲予鐫亦甚
夥皜臣治玉章則真能取法古人而運以已意
者卽其鄉人何雪漁尚不屑規模之况其下者
乎皜臣用力如割沙嘗語予堅者易取勢吾切

玉後恆覺石如宿腐如公書惡縑素輒膠纏筆
端不能縱送也以故恆喜爲人切玉皜臣長軀
偉幹而氣韻恬愉與予遊數年未常一字相干
甘貧守道非尋常遊士挾一技以遊顯貴者可
比予甚欽之別予返丹霞予尚期久與周旋而
皜臣歿矣皜臣在丹霞東厓閣學贈以妾後妾
慎守其印譜一帙予欲得之而未能久之在白
下陶石公來訪云其妾復歿譜乃從他所得之
石公因手以贈予曰皜臣雖歿幸有此在廣陵

散不絕矣因銓次于後而附以東厓閣學贈詩
程孟陽處士之跋他日有餘資當倩石公一一
臨摹爲一譜以傳其人曹秋岳曰皜臣歿世無
復有切玉者矣悲夫世之得佳玉而欲合以秦
漢人之筆求如皜臣何可得哉皜臣妾無子閣
學以皜臣無子故贈以妾或云皜臣尚有子在
歙皜臣歙人也石公名碧泉人從學于皜臣最
久頗能得其傳別有譜予贈皜臣二截句附錄
于後窺得軒皇寶鼎文垂金屈玉更藏筋分明

五色仙人筆劃取黃山一片雲鳥篆蟲書總擅
奇興酣十指似縣槌生平不學秦丞相手搨衡
易响嘯碑

書程雲來印譜前

程雲來林歛人予之交君蓋在丙子丁丑間君
遊梁時後君見寇氛日熾遂移家武林得免于
黃流之難人咸服君有早見君精醫時時爲予
講性命之學乃好爲圖章又以意爲花卉悉皆
有生致予往來湖上必訪君君又常顧予于闔
于白門故得其手製最多君爲印隨手而變近
益精醫能起人于死人爭延致之席不暇煖遂
不復唱渭城矣譜中皆廿年前作中子與繩亦
從君治印

書程與繩印章前

程與繩其武吾友雲來中子也爲制舉業有聲
數不合有司尺度乃退而從雲來治印印隨雲
來與年俱進比乃一合古法辛亥予在湖上與
繩過湖干爲文酒之會多爲予治印近取士之

額日隘士無階梯者不得不去而工藝故工書
畫圖章詞賦者日益衆嗟夫此皆聰明穎異之
士世所號爲有用才也不遇于時僅以藝見孰
使之然哉亦足悲矣

書李耕隱圖章前

破屋老人李耕隱維揚人家白門高懷古致隱
破屋中蒔花種竹蕭然自適寒山子爲作傳虞
山先生爲之跋一時重之何主臣沒叟繼起遂
以印章霸江南北好畫竹爲周墨農所嘆服墨

農固以竹名然不耐索者往往倩叟爲之墨農
嗜古玩器非經叟目不易收也而叟自負鑒家
不妄許可予見叟于顧見山高會堂垂廿餘年
再見叟已八十矣步履甚健不資扶老而故使
八九齡童子持一杖隨望之肅肅欽如古圖中
人予索其手製僅得後數方叟于市得漢耕隱
章喜其與名符因以爲字已得一子母篆曰李
悅已復得一篆曰李尊因以名其子孫余叙次
叟篆於右因以叟所得三漢章附于後以徵叟

印人傳
好古之癖云

書沈石民印章前

沈石民世蘇常熟人印章漢以下推文國博爲
正燈矣近人惟參此一燈以猛利參者何雪漁
至蘇泗水而猛利盡矣以和平參者汪尹子至
顧元方丘令和而和平盡矣黃檗言大唐國裏
無禪師又曰不是無禪直是無師如石民真能
自得師真能以一燈紹國博者余嘗言字學迷
謬耳惟賴古印章存其一綫然知篆籀矣而雅

俗等迷謬耳國博胸中多數卷書故能開朝華
以啟夕秀石民掉臂諸家直接羸劉蓋三折肱
而始得之石民書画妙天下卽以縱橫毛穎之
法驅使銛刀宐其獨據壇坫頰視一切也

書欽序三圖章前

欽序三蘭吳門諸生清臞如不勝衣時時皺雙
眉工詩画亦楚楚而尤畱心于圖章得文氏之
傳當時推元方令和與序三爲華岳三峰今惟
序三隻立耳在都門館于宋右之史公家予有

印癖知序三久脫繫卽首訪君君于予頗有知
已之感故爲予作甚多後相值于湖上又值于
吳門舟次卮酒匆匆欲去余固留之乃曰食貧
謀一館不易近讀書楓橋側主人督責甚力遲
歸將見嗔早去示勤慎保此館耳予因詢之乃
知序三詩画圖章一切不爲惟教授生徒自度
度人而已歲儉貧士謀食其難如此予爲感動
者久之而力不能振君之貧也故予每過吳門
輒愧見序三云

書王安節王宓少印譜前

王安節槩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少
著同受教于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丐名
之字曰東郭以口名其弟字曰弟爲久之乃改
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
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已意避人居西
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
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
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

輒有味外之味曾爲子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
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
回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
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
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爲子作今銓次于後
子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于江南久之
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
至一見安節卽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中亦
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于後宓中不亞

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
難爲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
地不任葦獨宓中微能食乾鱉人稱其爲一門
佛子云

書吳仁趾印章前

仁趾吳磨天都右姓隸籍廣陵有洗馬神清之
譽作爲詩歌上邁曹劉下掩王孟超超絕無凡
響嘗以餘閒摹劃篆刻不規規學步秦漢而古
人未傳之秘每於兔起鶻落之餘別生光怪文

三橋何雪漁所未有也予素負斯癖時時博訪海內遍爲叅稽少有當予意者及一見仁趾作則如揆胸中故物如再過宿生舊遊處輒欣欣嘆觀止嘗索仁趾爲予鐫製予亦謬有所商僅略舉其大意而仁趾躊躇經營落之金石有十倍出予意想外者仁趾爲不可及也已予最好雉臯黃濟叔黃山程穆倩印兩君年皆近七十蒼顏皓髮攻苦此道數十年始臻妙境而仁趾以英髫之年遂復及此使其年與濟叔穆倩齊其所造當十百兩君無疑也濟叔已矣同穆倩後先振起廣陵舍仁趾其誰與歸因識之於此使海內交口稱仁趾者知予有先得固已識之於早也

書錢雷中印譜前

錢雷中履長吾友湘靈多慧男雷中其第三子也年未二十留心風雅能繼其家學予甚愛之亦知其戲作圖章然非何次德示余不知其精妙若是此道必屬年少以其腕力目力勝耳雷

印人傳
中外如吳仁趾王安節宓少倪師留皆以英妙
之年挾其穎異直登作者之堂此道不絕響矣
然遂欲逼殺許多老僮亦大不仁哉

書李雲谷印譜前

雲谷居士李根字阿靈閩縣人性恬靜與物無
忤愛閉戶獨坐終身未常遠遊工詩小楷頗得
晉魏遺意画佛像倣吳文中人莫能辨画山水
不妄設一筆恆能引人入淨地尤留心篆籀之
學嘗同福清林朱臣廣金石韻府增入刪正一

無譌謬余愛其書携副墨至金陵爲補殘闕行
之君爲予言嘉隆而後工印者但倣古數章首
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原一敘便侈然
成譜以作者自命如今之以詩名者首倣古樂
府數章次列贈送讌集數章其贈送讌集姓字
務必名輩巨公其名目次第皆可臆而得也此
而便侈然成集自稱名下士豈不大可恥哉予
旨其言惜得其印不多蓋君旣精于六書恆好
議論人譌謬自言吾不欲以此微技供後來小

印人傳
兒指摘也其自矜慎如此故不恆爲人作云

書徐子固印譜前

徐子固堅其先蓋吳門人移家白下予初從親
弗胡君念約園林中識其人時但艷其人酒俱
韻耳而不知其工印事閱十餘年予集諸前修
章同里吳遠度始以其所製來乃知子固苦心
篆籀非一日矣予所見工此者固多而求奏刀
之合古章法之無補湊六書之不謬者子固而
外未易多見也至其倣古小秦印章自朱修能

外不能多讓矣子固大父巨川公初諱君楫嘉
靖癸丑進士擢爲侍御史時方注河南道掌道
印御史都御史列名以上世廟方懸筆擬議而
殊忽落公名上世廟心喜因爲更名曰仲楫以
此甚得主眷公亦多補納當時號爲名臣子固
旣爲名家子又發源于吳門夫吳門固圖章之
星宿海也子固雖欲不迴出流俗豈可得哉

書鄭弘祐圖章前

鄭弘祐基相歛人超宗之猶子行圖章得何氏

印人傳
之傳隱于秦淮貧且老不能以此技奔走顯貴
門向人亦絕口不言非予固索之亦秘不相示
也以故貧益甚時愛弄小古玩或易之人以自
給然終無濟于貧予于此道見始終于貧而其
技確可傳者梁大年及弘祐二人而已

書胡省游印譜前

予生平好圖章見秦漢篆刻及名賢手製則愛
玩撫弄終日不去手至廢餐寢以求騁其欲不
啻如時花美女殆坡公所云未易詰其所以然

者雖當世宗工巨手以姓名見贈點畫少未愜
心必面自商略求爲更置而後已而其人亦淡
頷余言以爲識趣其所與游號相契合者物故
殆盡惟吳仁趾振起維揚此外寥寥無聞今夏
胡君省游來訪贈以二章出所爲印嫡見示頗
極秦漢之致若余數十年來所未見又若數十
年意中所期者頓還故物與之語頗與余合因
喜此道之有省游無患中絕而質之千百世無
疑也夫篆籀肇興書文正嫡猶西來秘義旨要

無多具神解者直接聖宗證斯果位豈詭立說
妙之所能競彼夫六書八體之研窮秦碑漢碣
之摹勒要皆從入之途究非叅微之的也由此
言之則省游所造豈特超軼文何而已哉黃山
朱修能前哲之解茲秘者余旣雅好此君而省
游適與同趣此可見省游性情與予合不自今
日獨怪予嗜圖章數十年而與余同嗜好如省
游者相見乃在數十年之後且非其鄉杜子茶
村言之幾失省游也省游名阮楚竟陵人

書徐士白印章前

徐士白真木一字白榆嘉禾人子知士白久矣
辛亥冬始見其子虎侯名寅者於湖上因出土
白印帙相示乃知此君于漢白元朱皆嘔心苦
臨其得以傳之石者石傳之不及傳之石者復
以墨臨之皆無毫髮失乃知一技之傳非三折
肱未能得也士白工草隸真書樞顏歐嘉禾碑
石多出其手惜哉未五十而沒虎侯別有紀士
白作次白穉白者皆誤

印人傳

十四



